子華子/虎會問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：主君何如主也？程子曰：昔堯舜在上，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，是是非非之謂士，試為吾子言之。本也不敢以古事為考，先大夫文子之誌也，好學而能受規諫，立若不勝衣，言若不出口，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，皆能獲其赤心，公家賴焉。及其歿也，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，是其無私德也。夫好學知也，受規諫仁也，無私德焉忠也。江之源出於汶山，其大如甕口，其流可以濫觴，順流而下控諸群荊，廣袤數千里，方舟然後可以濟，此無他故也，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。夫先大夫文子，其訓於是矣，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，有恭德以升在位，有武德以羞為正卿。用能光融於晉國，顯補其君，以主盟於諸侯，天下賴其仁，兵禦之不試者垂十許年。今主君懋其勛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，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。尚德率義，以弘大其光烈，其將有譽於四方也。乃若範氏中行氏弗自克也，而以覆其宗卿。此則主君之所知也。虎會曰：辨矣夫子之言。願少進也。會得間而謁諸主君，庶幾其有瘳？程子曰：詩不雲乎，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諫。夫糾其邪誌而濟其所乏，是忠臣之所留察也。吾子其勉行之矣。本聞之山有猛虎，林樾弗除；江河納汙，眾流是瀦。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，起蹇叔於宛，迎丕豹於鄭，取由余於戎，拔百里奚於市，用強其師，以伉惠懷。於斯時也，晉國翦焉，惟秦是從。是故國以士為筋幹，不可以不察也。今主君之未得誌也，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，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，有吾丘鴆者展布四體，以為紀綱之仆。本聞之，竇叔子之為人也，強毅而有立，方嚴而不剉其事，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；舜華多學而強記，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，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；吾丘鴆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，及其壯佼也，四鄰畏之，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，其視太行之險，猶之步刃之丘。此三臣者，舉晉國之選也。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於趙宗者也。公室六分河山之間，龜拆而鼎立，範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頹其宗，主君之所不刊，則繄此三臣之助。今無故而戮叔子矣，又斃舜華於野，以罪名不聞於國人。吾丘鴆恐焉，裹糧而之於他國。主君亦未之思耶。何其首尾之剌戾也！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。吾子主君之信臣也，夫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心焉，聖人之所畏也。今吾子能弗憚煩，而以其眇眇之思，務以箴主君之闕遺，將國人是賴，吾子其勉行之矣。

子華子見齊景公，公問所以為國，奈何而治。子華子對曰：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，事不

足治也。有意於為則狹矣，有意於治則陋矣。夫有國者有大物也，所以持之者大矣，狹且陋者，果不足以有為也。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公曰：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？子華子曰：非然也。臣之所治者，道也。道之為治，厚而不薄，敬守其一，正性內足，群眾不周，而務成一能。盡能既成，四境以平。唯被天符，不周而同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，堯舜氏之所以章也，夏後氏之所以勤也。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，而拙人若此，則愚拙者請矣，巧智者詔矣。詔多則請者加多矣，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。主雖巧智，未無不智也。以未無不知，應無不請，其道固窮。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，將何以君人乎？窮而不知其窮，又將自以為多，夫是之謂重塞之國。上有諱言之君，下有苟且之俗，其禍起於欲為也，其禍起於願治也。夫有為願治之心而獲夫重塞之禍，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昔者有道之世，因而不為，責而不詔，去想去意，靜虛以待。不伐之言，不奪之事，循名核實，官庀其司，以不知為道，以奈何為寶。神農曰：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。堯曰：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。舜曰：若何而服四荒之外。禹曰：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。是故此王者，天下以為功，後世以為能，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。臣戇而不知方，始而至於朝也，竊有疑焉。齊之所以為齊者，抑以異矣。鐘鼓柷圉日以枟考，而和聲不聞；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，而罪罟滋長；諸侯之賓客膏其脣吻而爭進諛言左右，在廷之人主為蔽蒙，僮夫豎隸曉然皆知，公上之有慆心也。造為歌謠以蠱君心，君曾不知之也。冕旒清晨位寧以聽，怒焉以古人自耦，君之心則泰矣。夫其誰而顧，肯以其一介之鄙，試嘗君之嗜好，而以幹其不測之禍？臣戇而不知方，始而至於朝也，竊有疑焉。夷考所由來，以君之心勝故也。心勝則道不集矣，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，故其弊日以深，其固如性，而君曾不之知也。夫以君之明，疏瀹其所底滯，而開之以鄉道，夫孰能禦之抑？臣聞之，萬物之變也，萬事之化也，不可為也，不可究也，因其言而推之，則無不得其要者矣。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，事不足治也。公曰：洋洋乎而之所以言，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，而之道博大而無倪，吾所不能為也。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。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。

子華子往見季沈，季沈曰：自吾從於夫子也，轍跡不遺於四國，未有終歲以處也。夫子亦勤且病矣。哀也鄙人，不通於夫子之量。天下失道黑白混混，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？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，願質之於吾子。子華子曰：然仲尼天也，其可違物而奠處乎？其可絕物而自營乎？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。仲尼人之準繩也，仲尼之轍跡則病矣。而亦皇暇之恤？季沈曰：敢問吾子之不試，何也？子華子曰：本也何足以望夫子，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，將無乎而不可，我則有所可也。夫以我之所可，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，逝將從其後也。